

三峯和尚語錄

第九之
十二

C40
4514
(279)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荆紫雲山
我微恙落院庭府中永
為學子取許出院內
富山三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九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頌古

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虎丘嗣上堂云九年
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
以拄杖畫一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又
有頌云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
我捉來摘去兩邊翼恰是一枚大鐵釘

一聲葉墮起淵龍怒雨奔雷鼓黑風捲盡雲山天色
曉三星落落月如弓

無錫華藏密菴咸傑禪師應菴嗣上堂卓拄杖
一下云迷時祇迷者箇復卓一下云悟時祇悟
者箇迷悟兩忘糞埽堆頭重添盪擻莫有向東
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
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云三十年後
翻成誰道還丹就蛻去懸知未是仙三醉岳陽過湖
去一聲長嘯水雲天

破菴先禪師密菴嗣上堂云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忍俊不禁爲諸人作箇撇脫卓拄杖一下
云流水暗銷溪畔石勸人除却是非難

雙劒峰前德士家牟尼冠子換袈裟是非一任人描
邈春盡山松處處花

無準師範禪師破菴嗣上堂云名不得狀不得
取不得捨不得只麼得且道得箇什麼三人證
龜成鼈

描出難將額眼窺三人證鼈却成龜不勞甲乙淡鑽
兆拱手垂衣過盛時

仰山雪巖祖欽禪師無準嗣上堂云電光莫追
石火猶遲擣弗及處心不可識智不可知試舉
看興化和尚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

單刀直入興化爲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旻德又喝化亦喝旻德禮拜化云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汝等諸人能于興化旻德未相見以前著得一隻眼則臨濟四喝四賓主四照用四料揀不待舉而明矣山僧不怕諸方簡責試爲諸人明辯看興化道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興化爲你證據碧油幢下令不虛行旻德禮拜不顧危亡起便喝金剛寶劍化亦喝踞地獅子旻德又喝化又喝兩陣對

圍會無勝敗旻德禮拜溪掘陷坑興化道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張弓架箭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收下了也是汝諸人還見得興化旻德麼若也不見聽取山僧一頌同時照用不同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龍虎自交馳

碧油幢下陣雲溪作者交鋒互縱擒掘得陷坑從萬丈蚤行先聽步虛音

天目高峰原妙禪師雪巖嗣一日巖問日間浩浩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睡夢中作得主麼

師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卽抖擻精神看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什麼處安身立命師自誓拌一生做箇癡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

山悠悠更水悠悠一片簑衣枕石頭撲落一聲驚起後竹梢斜月半輪秋

示衆有句無句金烏吞玉兔如藤倚樹癩馬繫

枯椿樹倒藤枯一冬燒不盡句歸何處石虎當途踞呵呵大笑龍頭蛇尾捺倒爛泥裏剛刀不斬無罪之人且道瀉山過在什麼處乃呵呵大笑下座

撐天插地忽翻身火裏開花未見真無首六龍飛上下幾人劫外領陽春

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什命根不斷

自從拽斷蓬根索一任虛舟海上帆數點野萍栽不得不勞根下更加芟

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什有明與不明

山溪通塞路逶迤一夜風雷雨斷溪識得水邊苔徑
險自甘崖側結茅棲

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什不守毘尼

聖凡忘盡眼模糊摸得張郎喚大家醉後不知天是
笠路傍潦倒倩人扶

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什被片雲遮却

當空赤日頂門高赫奕翻令目自勞夜半閉關溪睡
熟者回能數背間毛

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什踏不著

隨身自影不相離不上平橋反落溪剩有脚心開隻

眼等閑踏過頂顙西

盡大地是箇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

目前萬事燄鑪紅開眼眉毛燎已空誰把虛空翻作
海爲雲爲雨夢魂中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雪峰嗣叅睦州州纔見來

便閉却門師乃叩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

什麼師曰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

閉却師如是連三日叩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

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

秦時轆轤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

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
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
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
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者
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峰
見者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
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
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
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
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

什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
稔密以宗印授焉

饒君一鏃三關破縱使紅旗閃便過轉句半提俱抹
殺全提時節問如何

僧問如何是佛師答云乾屎橛

熏天觸地特拈來惹得青蠅鬧不回逼眼黑山千仞
鐵幾人跳過糞灰堆

不用梅檀入細雕拈來一段妙峰高自從射得波心
箭今古錢塘不起潮

淡閨百結斷離腸日憶夫君在鳳凰燈下晚妝忽相

見十年愁絕一時忘

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答云體露金風

欲得明珠覓蚌胎虛空無縫任相猜青山破後龍飛去夜雨潺潺澗水來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百丈嗣問仰山卽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卽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展大機輪換古今進前退後問知音夜明九曲鴛鴦線秋後平分月色淡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瀉山嗣僧叅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師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

雙放雙收鐵突爨胡僧側目不能看西天東土心相印圓相分明爲爾傳

師坐次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向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

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

左看成賊右看成魔覲面看來不較多拄杖不知何處落西天夜夜隔秋河

信位

如何入信位竹折初醒睡開眼滿山雲說什會不會同相

拈出箇同相沙彌拜和尚一樣團圓頭袈裟挂肩上異相

與君指異相晴峰天外望一般怪石頭參差千萬狀

有情類

自入有情類觸著也曾會及至問將來對面翻成背異類

翻身託異類蛇頭著烏喙打入野狐羣真得大自在無情類

無情復何類拈起石頭塊不作貴賤論專向人前賣然燈前

問我然燈前一場沒意智昨夜寺門開江峰插天峙正然燈

正是然燈時瞥爾相撞著輾轉鑽頭拋雲門一隻脚

然燈後

問著然燈後林公方醉酒及至睡醒來蒼蠅滿杯缶落處

落處果何如舌拖三丈餘箇中著隻眼慚愧隱峰噓佛界

佛界問如何輪珠轉佛陀大顛叩齒處首座出巖阿生界

撞著衆生界頭角分明在子胡狗子來闍黎多縮退魔界

滾滾魔羅界紅蓮一百拜豁地倒翻身方爲清淨界

末前句

如何末前句掉手總不住縱然會得來已落第二義日用句

如何日用句拋出木毬去縱要捉將來輓輓無尋處末後句

末後一句子鉢歸三度指滑稽老巖頭無處尋頭底第一句

爲仰第一句拋出鐵錮鎔饒你點畫來也是閒家具第二句

爲仰第二句十指相叉住覲面忽呈來交加擎亂樹

第三句

瀉仰第三句半箇礙人柱任汝舌頭長有味沒舐處
鄧州香巖智閑禪師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
母穀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
雲雨初收月在空冷冷秋色動微風夜深院落無人
住黃葉一聲池影中

金陵清凉院文益禪師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
曰汝是慧超

一呼一唯莫誰何相見平身揖便過曉露上花香汗
洗春風吹柳綠雲梳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雲巖嗣首謁南泉值
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
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曰待有伴卽來泉
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
賤次叅瀉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
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拈云須向者裏叅透始得今時洞宗只爲不叅者箇
瀉曰閣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瀉曰汝試舉一
徧看師舉了瀉曰我者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
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瀉豎起拂子曰會麼
師曰不會請和尚說瀉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

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瀉曰此去
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
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瀉曰他
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
直須絕滲漏始得師遂辭瀉山徑造雲巖舉前
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巖曰無情
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
說法也師曰某甲爲什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
聞麼師曰不聞巖曰吾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
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

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念僧師
于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
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始得知師
曰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
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卽不
無如糞埽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擬欲相見
時如何巖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巖曰
向汝道什麼師辭雲巖巖曰什麼處去師曰雖
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
歸鄉去師曰無曰蚤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

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者是師乃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三角礮輒空裏走叫道鷹巢有好酒二人出手擡一缸醉倒如泥不知有

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

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獨行潭影見眞風隱顯雙雙自合蹤樹老不知春在否雪中開徧五梅叢

師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辯驗眞僞有三

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于此三種子宜知之曾經徹悟盡情乾處處將他與衆看不合此機生向背不知淺淺有多般

師作綱要偈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

一老一不老桃枝生赤棗雨露不知恩馨香隨晚蚤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洞山嗣示衆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者具三種

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什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什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什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卽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師凡言墮謂潤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

分明蹄角臥長林萬樹桃花各有心水草連天雲漠漠不勞斗酒拂瑤琴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馬祖嗣與魯祖歸宗杉山
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于中路相別次師插
下拄杖云道得也被者箇礙道不得也被者箇
礙宗拽拄杖打師一下云也只是者箇王老師
說什麼礙不礙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宗
曰還有不播者麼魯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
者魯作掌勢

你打我掌一場擾攘三人齊趁各分飛蓮花峰在青
天上

麻谷寶徹禪師持錫到章敬繞禪牀三市振錫

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師處亦繞禪
牀三市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不是不是谷
云章敬道是和尚爲什麼道不是師云章敬卽
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東山一抹過西洲西嶺拈來左手頭拍手呵呵向人
道前溪自古水東流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馬祖嗣大愚一日辭師師
問什處去愚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師云諸方有
五味禪我者裏只有一味禪愚便問如何是一
味禪師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噯我會也師云道

道愚擬開口師又打趁出愚後到黃檗舉前話
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
箇屙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

一番雨一番雷賞處遭他罰一回教壞兒孫常向外
三拳肋下被人揮

潭州龍山和尚馬祖嗣洞山與密師伯行脚見
溪流菜葉洞曰溪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
道人居否乃相與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
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
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

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
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
知洞曰爲什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
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
鬪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
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如何是
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
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
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
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

穿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
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溪居因
燒菴不知所如故人亦稱隱山和尚

用竭機謀不出關廉纖脫盡隔重山何時倒捲珠簾
上新月爲鉤挂一彎

天王道悟禪師馬祖嗣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
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柰學人疑滯何師
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
存泊處

客來閉戶去仍邀不待呼茶盡納交賓主分明向君

道從來施禮不共腰

烏白和尚馬祖嗣僧近離什處曰定州師曰
定州法道何似者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
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
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
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柰杓柄在和尚手裏
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
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
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
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

風風雨雨轉吞聲樹底游絲不斷情倒卷飛花上層閣美人閑把玉欄凭

浮杯和尚馬祖淩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杯無剩語婆曰未到浮杯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杯被者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

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箇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跣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者臭老婆問教伊口啞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什麼却打某甲州曰似者跣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覩面提覩面當機疾報汝淩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

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
目前機

一聲冤苦下滄浪爭柰前風別野航歸載月明畱下
釣從教溪夜共鳴榔

趙州觀音真際從諗禪師南泉嗣到一菴主處
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
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
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沙之汰之瓦礫在後簸之揚之糠粃在前石門兩扇
關如鐵半夜何人叩冷烟

師示衆曰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者裏不得老
僧到瀉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與
我過牀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
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
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柏樹子後法眼
問光孝覺曰近離什處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
有柏樹子話是否曰無眼曰往來皆謂趙州有
此話上座何得道無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
謗先師好

庭前柏樹子先師無此語捧出一爐燒禍延覺鐵嘴

又

柏樹槎牙鐵樣栽趙州臘月起轟雷至今凭取闌干
看蕭瑟滿天風雨來

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曰喫茶去又問
僧僧曰不會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什
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會到也云喫茶去師召
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

曾到呼茶不到茶分明院主是當家拶來依舊茶相
款拋却繩牀坐晚霞

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
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什麼却無師曰爲
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
有曰既有爲什麼入者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
犯

狗子佛性有鐵裹飯團投餓口狗子佛性無手絞虛
空緝頸繩牽也得釣也得子細子胡那一隻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老僧在青州做
得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頌云編辟曾挨老
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

清風付與誰

一人提起一人拋冷煖人情閱轉勞挂在樹頭無用處幾人知此古風高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天皇嗣一日問皇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我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則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輕如柳絮重如山指出分明俯仰間曳脫布毛風裏颺鑿耕作息不知閑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龍潭嗣抵潞山挾襖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潞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罵佛祖去在

兩翻騰躍逞全提依舊孤峰草裏迷臥看夜塘風雨
過晚涼偏愛月明低

鄂州巖頭全叟禪師德山嗣雪峰在德山作飯
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中次見
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德
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曾未
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肖老僧那
師密啓其意山乃休去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
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
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祇得三

年活山果三年後示寂

鉢來鉢去足商量密啓還休未是長呪殺阿師圖痛
快師徒各自顧私腸
父南子北締同心家業飄零骨恨深多少巖居門洞
窄喜看橫嶺截千尋
托出攜歸黑圀圖啓來休去佛消魂昨朝不會今朝
會只活三年是報恩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德山嗣有兩僧來師以手
拓菴門放身出曰是什麼僧亦曰是什麼師低
頭歸菴僧辭去師問什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

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一自鼇山
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饑僧到巖頭問什麼處
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書乃問僧別有
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頭曰他道什麼曰他無語
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
若向伊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
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
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者
是

蝴蝶轉身三幅綺蜻蜓摘翼一枚釘游蜂慣宿花房

裏吟與傍人未易聽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石頭嗣師坐次道吾雲巖
侍立師指案山上榮枯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
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
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
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澹去高沙彌忽至師曰
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
師顧道吾雲巖曰是不是

一橈兩橈不足貴踏翻船子見宗風蘆花冷落秋江
上多少行人話此中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九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頌古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
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
何爲人丈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
挂拂子于舊處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
後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
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丈
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

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
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
齊滅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
之見槩便禮拜又仰山曰此是顯大機大用且
道如何是大機之用

盡道英雄志可伸長驅席捲見精神胡盧谷斷燎天
火一馬爲龍得幾人

如何是大機大用

放去收來任自繇突然翻轉尾和頭曾經三峽瞿塘
險跨竈馨兒也大愁

既有大機之用如何是大用之機

鉢下袈裟窟裏身英雄當日逞將軍蒙山去後南宗
振避石猶傳萬古勳

如何是大底道理

斷水窮山不憚煩桃花流盡見仙源自從一落漁人
眼世上相傳有浪言

馬祖而下早有賓主句矣其源蓋出于再參公
案中且道如何是百丈再參之賓中主

早施約法次關中示決烹翁霸正雄子夜楚歌虞帳
冷千秋無面見江東

如何是主中賓

東階先揖致殷勤北面擎觴禮讓頻去盡驕淫見眞實從來入聖本于仁

如何是主中主

何處聲榔擊破秋掉翻輕艤擲魚鉤夜蟾不識湖溪冷沉到龍窩極底頭

主中主從那裏得來

頽然闔外付將軍開國成家豈別人不是垂衣拱手貴萬邦何以致來賓

舉興化在三聖爲首座常曰我在南方行脚一

遭拄杖頭不會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聖曰具箇什麼眼便恁麼道化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全提劫外過春風纔見花開雨濕叢縱使青皇未零亂已看滿地是殘紅

興化到大覺覺問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會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你憑箇什麼道理與麼道化便喝覺便打化又喝覺又打明日相逢覺曰我昨日疑你者兩喝化又喝覺又打化再喝覺亦打

一回雨過一回香轉見花淡夏日長燕子尚疑春富

貴喃喃猶自語高梁

化曰某甲于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
師兄折倒了也願與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
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化于言下
薦得臨濟先師于黃檗處喫棒底道理且道如
何是三度痛棒底道理

洗盡胭脂素體香多知姦囑細姑娘翻思父母當年
事恩大難酬只自傷

舉守廓侍者到華嚴值嚴上堂曰大眾今日若
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兒孫不用如

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你證據廓出禮
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禮拜起曰
大眾看者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
且道華嚴敗缺在什麼處

東和北拒策應高前失吞吳後棟撓八陣至今騰怨
氣數堆頑石怒江濤

守廓到鹿門見楚和尚與僧話次門問楚曰你
終日披披搭搭作麼楚曰和尚見某甲披披搭
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各休去廓曰你看者兩箇
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請廓問云老僧適來

與楚閣黎賓主相見什處敗缺廓曰轉見病溪
門曰老僧自興化來便會也廓曰和尚到興化
時某甲爲侍者記得與麼時語門曰請舉看廓
遂舉興化問和尚什處來尚曰五臺來化曰還
見文殊麼尚便喝化曰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
惡發作麼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至明日教
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曰你看者箇
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
來廓曰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門曰興化當
時爲什無語廓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

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門特煎茶告
衆曰叅學龍象直須子細云云且道如何是斷
貫索

逢師兩喝硬如雷誰料殷勤爲汝悲縱使再三千百
喝一條斷索繫頭回

如何是會賓主處

輕輕撥著萬斤椎腦後潛過夢裏雷大覺家風千古
祕後人真到玉山頽

舉臨濟兒孫從五祖與佛鑑鑑與妙喜遞代俱
以瀉山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

何處瀉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公案爲最後事五
祖曰相隨來也且道如何是相隨來也底道理
踏轉雙輪駕白牛四衢風氣肅三秋笑歸方丈還錢
去明月團團嶺上頭

又瀉山爲道吾捺倒爛泥裏有判者曰也只是
館驛裏撮馬糞漢且道如何是馬糞

夜追鞭影過橋東踏著溪春柳下風欲理羈韁向人
道亂絲空把月明中

舉圓悟問大慧曰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
宗旨如何是第一句慧曰此是第二句且道如

何是虎頭虎尾如何是踞收如何是第一句下
明宗旨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白是桃花貪結
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舉五祖演曰牛過窻樵頭角四蹄都過了只有
尾巴過不得如何是四蹄如何是尾巴如何是
過不得

十指爲拳劈面椎西風颯颯起春霜前雪後分明
事誰道一陽冬至回

三峰藏致問雲門湛然禪師曰雲巖傳寶鏡三

昧三種滲漏與洞山价還是過水觀影前事是
觀影後事若是觀影後事爲何不見重叅若觀
影前事爲什未悟而先傳堂奧

峻峻石室暫相逢良久消訛囑付重眼誤自開當細
見世間幾箇是真龍

問若是堂奧果可先傳又說什麼自悟

不因度水絕來甦定落然香受祖圖師法旣傳成紙
墨奮龍行雨在驪珠

問若是法屬問家具而可以先傳可以後傳又
何必重于師承法乳

分符貴在合符同苟不憑符何適從只恐竊符私奔
者定然三尺不相容

問若人人可以傳得爲什繩牀脚下聽去便道
倒屣無及

春秋一字但誅心詭御從他傲得禽握法不嚴成自
負室中千古貴惟欽

問五位君臣旣是闡揚不少爲什又說箇五位
王子畢竟是兩義耶是一義耶若是一義石霜
九峰料不多事若道兩義請判意旨如何

旣分貴賤辯疎親密闡玄宗不厭頻面面好山披洞

府脫然蛻去邈仙眞

五位君臣曹山言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萬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妙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空界色界說理說事既是曹山語爲什大慧道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什好曹山耶且道曹山畢竟意旨如何

東來西去共浮沉輓出圓圖格外音若向末梢烏炭

認又成擔板費沉吟

問旣單取五位爲從上所推則今之悟者全在裏許安身立命爲什出語多是正中偏偏中正從來雙足走西東起坐分明不住功脫屣上牀沉睡後一輪圓月挂高穹

問大慧言四大解散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回互不得定闌入驢胎馬腹去也且道此時作何諦當

地閉天凝凍轉加梅因寒徹迸些花若干白處看消息大似尋春截樹丫

問景欣言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若識
不盡敢道輪迴去在且道識盡底人畢竟是見
解是行解卽今日應萬事在那裏安身立命
髑髏乾盡生青草不借流螢一線光敲到第三雙眼
直不知入地上天堂

問子歸就父又道推爺向裏頭且道推者是阿
誰既是推爺向裏誰是同時不識之祖

翻轉青銅鏡背看硃砂斑厚鑛泥乾光生不用揩磨
舊漢製從來體自圓

問曹山立三種墮註者言師凡言墮謂溷不得

類不齊又明安言不受食是尊貴墮須知那邊
了却來者邊行履不虛此位卽墮尊貴矣且道
曹山墮意畢竟是那裏一種

者邊那邊都不得合水和泥總不知牛斷鼻繩湖草
綠牧童濃睡月低垂

問曹山回互當頭臨濟臨機不讓師法眼家問
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是曹源一滴水且道三
家落處在什麼所在

雙控俱虛直下鍼主賓推讓正全擒劈頭一撞雲消
散箇箇歸宗不用尋

問洞山問龍山老人如何是主中主答常年不出戶又別載如何是賓中主答常年不出戶且道是譌誤耶是各有道理耶

醉淡獨貴和衣睡未飽應憐放筯人拂子挂來何足問君臣溷失有家珍

問臨濟祕密只貴賓主曹洞亦有賓主且道同別在什麼處

主主應須體用分杈頭末句父歸根相叅了得方珍重利處應知鈍已存

問曹山四禁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

恁麼切忌未生時且道禁此之外又作麼生

誰人影子不隨身吹滅青燈始見真昨日看山攜箇杖幾迴行過石麒麟

問三種滲漏中語滲漏有機昧終始明安等語究竟未在此道如何是機始

前牽後扯浦州麻只道奔騰總是他不會牢關最後事得來水影是蝦蟆

金粟和尚問汾陽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如何是難分處師答之

若落難分處顛顛未足談若還分得是依舊隔千山

答金粟和尚夢溪青牯牛頌

自從鼻孔不通風
水草尋常臥澗東
露地不知毛色變
只緣身在蔚藍中

又

分明蹄角下瀉山
鼻底無繩過石田
童子經春尋不見
草溪毛色染蒼烟

又

掀翻犁耙去悠悠
從此無人更可收
白日亂峰堆裏臥
儼然苔石出雲頭

菩提樹狗子佛性百丈野狐總論

雙趺昔日示金棺
結得兒孫世世冤
能秀趙州兼百丈

叢林千古訟聲喧

南泉不是心
不是佛
不是物
是箇什麼

對面脫却孃生褲
蓑蓑搗動漁陽鼓
可憐後代不知音
猶問當年賦鸚鵡

睡中主 和雲門

一聲枕子喚不起
亘古長年在睡裏
烟消火歇瓦罐香
咄元來瓔珞粥就是你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雷聲隱隱隔前山
漲水平添過澗灣
自是漁郎舟纜

穩夕陽高臥釣絲乾

又

兩關難透虎交牙擬得相應正落差鐵壁銀山齊打
過回頭還是舊生涯

闍黎老僧

問聲未絕得人憎拂子拈來撼眼睛饒君縱是超羣
客也向闍黎覓老僧

般若無知無所不知

雙手拏雲兩脚挫脇邊橫口瀉懸河百花枝上春何
處一夜東風自哩囉

又

楚楚千峰露寶刀松聲且莫逞英豪老僧不識狸奴
面抱取獅兒弄作貓

和鏡新五陰頌

一片空雲抹太虛雲銷華月正如如請從月落夜溪
睡拈出當人第一機
何處寒山落鏡中明明點出隔重重者回撲破青銅
塊一任芙蓉削太空
月光豈是弄波紋波月相交自起痕照盡月明非有
意不妨波月兩多情

水本不流因岸見岸忘見絕自滔滔知他流到住頭
處不出東瀛者一毫

百萬強魔因有主主人銷去任魔來當陽一劒兩頭
截放下吹毛何快哉

自從打破桶箍子依舊分明漆一團漆到放光光照
處向君拋出舊箍○

南泉斬猫

猫兒豈讓兩堂僧自解臨機噴一聲不獨南泉刀段
段趙州應棄草鞋行

一色邊

雪滿空江月在天鷺鷥拳脚縮頭眠盡情撲得西風
去只在寒蘆凍草邊

宗旨頌

鸞脚硬手有紫無口頭尖如鑽尾大如斗若人撥著
和身筋斗

佛祖爪牙頌

晚來平地起干戈暴雨顛風捲薜蘿夜半車聲千處
歇打斜松月挂天河

答蔡雲怡學憲青州衫頌

青州吐出舌頭乾移得愚山對面安枯骨呬羹從自

嘸美齋不中飽人食

答雲怡三頓棒頌

起倒通身入井泉一時三頓肋邊拳阮郎莫向車窮
哭一鶴沖雲出九天

答王聞修學憲竹篋頌

鐵門誰道雙關緊指點分明寫唵吽不用如來廣長
舌等閑消盡破晴空

有句無句頌

河源清濁分還一到海通身忽地乾卷入沃焦山脚
底鐵圍大小火成團

答周居實居士

昨夜泥牛入海溪無消息處忽耕春誰將五彩畫頭
角夢裏一犁花柳新

示顧無遮居士

玉眞相別出天台七世兒孫反見猜從此無聊入山
去洞門不類昔時開

示森如

如何是佛乾矢橛舌頭大面頰赤秤錘落地活鱗鱖
打碎輒向汝說有句無句交如織織得密微塵羅不
出忽然失半夜落潭月從頭起更歇虛空卷作鐵方

是實牢束三條篋依舊斧用鉤非舊日三生劫頭難
出莫將馬糞空拈掇咄跌龍頭蛇尾相蟠結乾矢橛
示王夫人濟炯

函蓋乾坤句

木毬拋出向人看輾輾如珠不在盤爲問毬中真切
意殼堅飛出鳳凰翰

截斷衆流句

三峽奔流上界來誰攜千嶂絕天堆舟人錯認橫江
霧落盡征帆睥睨猜

隨波逐浪句

隱顯波濤半淺淡不濡涓滴任浮沉千溪萬壑從茲
竭猶向空江著意尋

總頌

口中無舌語方親破盡虛空不著塵兩眼只看雲漢
遠應機千說不逢人
黃金鎧甲杵千斤法會何曾不現身賢劫盡時應紹
位只緣今古是童眞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一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汾門人弘儲編

五宗原

序曰歲乙丑結夏聖恩禪寺之萬峰關侍關中者四
上座敏致證徹也居一日俱整衣作禮而請曰嘗聞
諸方尊宿欲抹殺五家宗旨單傳釋迦拈花一事謂
之直提向上不知五宗之立果爲謬妄者否願賜一
言以通其難於密曰命將者必以兵符悟心者必傳
法印符不契卽爲奸僞法不同則爲外道自威音以
來無一言一法非五家宗旨之符印也昔人證之遂

撰述
三藏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一
嘿契其微而不分後人似之故建立其宗以防僞抹
殺五家而欲單傳者削符銷印自便之渠魁耳豈五
宗之忠臣七佛之法將也耶嗚呼法滅天人憂政以
此也可不畏哉曰昔時有燒香鍊頂密傳宗旨者大
慧一榜揭出以破狐技狀則今之宗旨又何貴焉曰
彼所傳者竊符假信者耳若夫法法自明心心相印
豈若室中密授之死法耶蓋傳宗旨者不悟宗旨者
也抹宗旨者不知宗旨者也茲當操提未破之密印
以擒託僞之奸黨此政今時荷擔如來命脉之真子
也豈浮濫者可混入哉因原五宗付諸四子四子稽
首謝各各願嚴符印以永真傳云

臨濟宗

嘗見繪事家圖七佛之始始于威音王佛惟大作一
○圓相之後則七佛各有言詮言詮雖異而諸佛之
偈旨不出圓相也夫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
者也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
以前最上事也若龍樹所現而仰山所謂無相三昧
然燈以前是也圓相出于西天諸祖七佛偈出于達
磨傳來蓋有所本也嘗試原之圓相早具五家宗旨
矣五宗各出一面狀有正宗第一先出臨濟宗旨此

相拋出直下截斷命根于一○中賓主輓輓直入首
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
相離各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次則雲門三
句一字關也瀉仰圓相本于此也法眼譚教義于六
相之外曹洞分回互于黑白之交只一○中五宗具
矣其餘傍出道理極則敎家玄妙淵微莫不悉備故
七佛各以一偈攝之毘婆尸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
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
所住蓋以身有相而無相直截痛快臨濟宗也中間
微露其旨雲門宗也無相中而示圓相瀉仰宗也身

無相而具六相法眼宗也身兼無相曹洞五位之旨
也其餘六佛及四七諸祖莫不皆然但未明言顯示
耳至般若多羅識曰二株嫩桂久昌昌此鉗記五宗
之分從二家而始故有南嶽青原爲五宗之源也又
曰震旦雖濶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
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此記南嶽馬祖也南嶽生于
金州馬祖出于什邡爲二株之正宗馬祖脚下當出
四宗而惟臨濟一宗爲正的也及初祖至金陵武帝
間造寺度僧有功德否祖曰實無功德此臨濟直截
語也雲門法眼瀉仰何所不具帝問何以無功德祖

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豈非曹洞語乎至二祖有居士請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一將罪來一懺罪竟臨濟雲門宗也問荅歷歷瀉仰法眼曹洞宗也沙彌問三祖乞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此非臨濟雲門宗乎栽松道者問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倘若再來吾尚遲汝此語全看則臨濟雲門細開闔之則諸宗悉具五祖接盧能以杖擊碓三下非臨濟張本乎六祖問南嶽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與麼來曰說

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有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得觀讓公說似一物卽不中語乃臨濟宗而亦雲門之旨也修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得寧非瀉仰泐眼宗旨乎蓋四宗之源發于此也馬駒之識定于此矣及向馬師磨磚馬問磨磚作麼曰作鏡曰磨磚豈得作鏡曰坐禪豈得成佛只此一句臨濟宗旨大振矣而雲門亦具焉及問如何卽是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則瀉仰法眼皆始于此馬祖曰藏頭白海頭黑日面佛月面佛有時喝有時打此臨濟宗也僧參次師乃畫一圓相曰入也打不

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曰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只此一則便四宗齊收也震聲一喝于百丈挂拂之後三日耳聾于黃檗吐舌之前三頓痛棒大樹蔭天臨濟一宗岩狀五宗之頂從威音至此而乳中醍醐精極妙極馬駒踏殺天下人鍾意不在是乎是知大愚肋下三拳密闔顯開橫分豎結踏四家而獨步出三句以咸羅四料簡盡人境泐以褫其大綱三玄要卷生死關而歸于頂獨道法細分始能事事心佛二三同一方可句句斷玄影草動則主在我而驗人金剛提則力在腕而破物師踞有地浮汎者

未識來絲喝本無從認真者定迷落處兩堂一喝陸遜逃入陣之圖兩處讓賓諸葛有隱蓬之策二禪客賓主成于陞座四賓主機用毒于膠盆或學人先喝以挑鋒須防伏卒或知識隨奪而掠陣貴設陷坑或夫唱而婦隨或分疆而裂土相共一場懣懣放收兩換交加囊沙滅竈各顧成功自縛詐降獨施冷刺昵昵喁喁而隱叢轟轟歷歷而濡尾用鎬鉚于太平之後提祖印于未定之天舉頭天外誰是其人挂鏡當軒豈容魔異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縛略挑用後之燈濟船筏于黑風鬼國之間開

晴霽于碧浪漁歌之外頭頭爲求格外著著要了機
先了法者盡法而無民亾人者隨人而施藥撫猓絃
而絕衆聲滴獅酪而迸驢乳從者裏過得向隨處安
閒行雲行雨不濕仙衣驅電驅雷豈關天怒興化獎
得于脫下衲衣之一頓向古廟裏藏身致使克賓于
棒了處更罰錢出院南院顚拈出啐啄同時失之便
打終令那僧于棒折處見燈影裏行風穴沼從守廓
處入玄要法門便于南院處賓主歷狀識破詐道不
饑領棒下無師之旨首山念于古路上不墮俏狀向
白兆處草賊大敗好手不冝張名見太平斬癡之略

汾州昭見象王行處絕狐踪遂到放身命處石霜圓
從掩口知道出常情解道荒草裏行楊岐會截路打
慈明知是般事便休辭雲竟入亂峰深處旣向兩喝
後禮拜復于擔荷處便行白雲端因楊岐失笑會得
個中便了放手撲到萬仞崖底有時擲下拄杖有時
放過一著五祖演不會興化古廟裏話因白雲一叱
便解轉磨旣得出身白汗大展下載清風昭覺勤盡
五祖機用邊事繇演師不肯及再領柏子復證鷄鳴
雖會一串穿却還合頂顙添眼虎丘隆至見不及處
舉拳解道竹密不妨流水過終成睡虎應菴華舉放

泥盤處大笑解道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方見真
獅華藏傑以拄杖兩卓一拋道三十年後已全面目
破菴先于不心不佛物處將拄杖一卓略見一斑無
準範道三人證龜成鱉真不欠少雪巖欽道三拳三
拜是同許會三玄高峰妙以龍頭蛇尾輒作一團中
峰本于脫衣一頓許你半個千岳長見鼠食猫飯碗
破矣而碎甕萬峰蔚見淨瓶踢倒鈍漢已而三十寶
藏持承三要印來爪牙不少東明岳賴重新悟得到
底無遺寶峰瑄語若流雲出身有路天奇瑞當賓不
讓去有來絲無聞聰深水裏出頭石中迸火笑巖寶

操履中兼用水裡有龍幻有傳一點燈花虛空爆破
金粟悟一棒到底不提主賓三峰藏挽臨濟七百年
之大法頭尾宛朕水雲中飛騰隱顯何處摸索

臨濟一宗至汾陽慈明而益大起明出楊岐自虎丘
至雪岳高峰千岳萬峰以及笑岳之後法道復當再
振已正叙其脉矣其于石霜之下出有黃龍南公者
初未悟時因雲峰悅所激指見慈明明問臺山婆子
話不能荅明詬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日
汝作罵會那龍乃悟旨其下出有真淨文者初見黃
龍不契至香城見順和尚順問什處來曰黃龍來曰

黃龍有何言句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往持時勝上座曰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曰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淨言下大悟黃龍用處座下有慧洪覺範禪師者淨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漉魚鰕真淨見而爲之助喜吾嘗參三玄之旨有深得欲求決諸方而難其人忽見師所著臨濟宗旨及智證傳之臨濟兩堂首座同喝語今古心心如覩面相印復簡其法嗣未有續之者因願遙嗣其宗旨而現在法派則傳笑岳之後焉蓋不敢負高峰語錄之發起也因叙臨濟正派而端志于此

雲門宗

自威音一字金圈拋出從七佛諸偈錦字文回六祖傳來一個鉢盂圓圖咬嚼不得馬祖之後者個眼目淺草易爲長蘆天王惠餅崇信擎茶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德山吹滅紙燭于龍潭正是截流雪峰胸襟流出于岳頭豈非函蓋所以韶陽折足于睦州門縫裏

溫研積稔于雪峰堂奧中便道三斤麻一疋布攪齏
臭于南山脫鐵枷于項上燭露確師而咄嗟須彌胡
餅而恰好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透法身之句北
斗裡藏身鉢裡飯桶裡水三味塵塵南山雲北山雨
佛交露柱將三門來燈上放胡餅作饅頭晉鋒入博
咄口中眉故有紅旗閃爍之品題此雲門一派所繇
出也

馮仰宗

一星火爆于無有雙關之表三撼門扇于昧落兩頭
之間馮山僧水牯牛腰下看取東平鏡馮山鏡手中
撲破所以凡聖兩忘見履兼盡用處則單刀直入思
無則靈談何窮挿鉞拔鉞垂脚結脚平目仰視于收
放不獨一二二三而劒刃惟單兩口無舌九十六相
雲興父子合宗馮仰一枝喬出

法眼宗

七佛偈意全是修多羅了義語而儼然獨露爲臨濟
雲門馮仰等旨惟曹洞回互則不待拈題而自著焉
故知法眼一家全是教家極則一代肯教之眞月也
達磨傳來若覓心不可得明鏡亦非臺卽心卽佛非
心非佛等語至于天王聞馬祖言識取自心本來是

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言下便
悟龍潭聞天王言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
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
頭王曰見則便見擬思卽差師曰如何保任王曰任
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德山曰窮諸
玄辯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
此便是法眼張本也雪峰于岳頭處悟得個他日若
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自狀蓋天蓋地
遂有玄沙從楞嚴經發明心地繇是應機敏捷與修
多羅冥契沙問地藏曰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藏指

椅子曰和尚喚者個作什麼沙曰椅子藏曰和尚不
會三界唯心沙曰我喚者個作竹木汝喚作什麼藏
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沙曰盡大地覓一個會佛法底
人不可得藏自爾加勵及悟後住地藏問法眼曰作
麼生是行脚事眼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又論肇論
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
同是別眼曰別藏豎二指眼曰同藏又豎二指便起
去藏又問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
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眼曰心內藏曰行脚
人著什來繇安片石在心頭眼窘求住藏曰若論佛

沏一切現成沏眼于是大悟所以道會得聲色問處透聲色也不難識得凳子來絲周而有餘都了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曰汝是慧超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曰是曹源一滴水正是山河在我眼裏自己只在目前鳥啼花落水茫茫月白風清山楚楚說甚唯心唯識豈關句裏言前六相義金絡索挂來四法界玉連環拋出總是美猢猻圈子祭鬼神茶飯何用將心湊泊頭頭釘釘膠黏不如信手拈來處處箭鋒相拄以致永明博綜于宗鏡座主彷彿于言詮此祖宗妙極而流弊痛挽之惟望後人之實證也

曹洞宗

威而音音而威者○五位前後事也五位無位而位者也威音以前空劫也威音至此今時也今時無空劫則非今空劫非今時卽非古今古一○其爲偏乎正乎正之偏乎偏之正乎偏正兼至乎正偏兼到乎吾不知而知知而邈朕于威音之先矣故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七佛偈旨等無有異而世尊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至臨末稍頭伸出雙趺以示迦葉一期大事

不過如此迦葉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曰覓我者是汝我外曰者個是我我師我何在曰汝問我覓阿難尊者偈曰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商那和修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優波毬多因香衆求出家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狀毬乃度之爲提多迦後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彌

遮迦因一人手執酒罍逆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曰觸罍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婆須密因論義謂佛陀難提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伏馱密多問難提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提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後密多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脇尊者問富那夜奢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日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狀曰汝非諸佛曰諸佛

亦非馬鳴問夜奢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曰汝欲識
佛不識者是馬鳴謂迦毗摩羅曰隱顯卽本泐明暗
元不二今付悟了泐非取亦非離摩羅謂龍樹曰非
隱非顯泐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泐非愚亦非龍
樹于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音
不覩祖相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
覩安能辯識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
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狀虛
明言訖輪相卽滅復居本位提婆與外道論義外曰
我欲得佛曰我灼然得佛外曰汝不合得曰元道我

得汝實不得外曰汝旣不得云何言得曰汝有我故
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羅睺羅多答僧迦難
提偈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
非我我難提聞風鈴鳴問伽耶舍多曰鈴鳴耶風鳴
耶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
舍多將入鳩摩羅多舍羅多問是何徒衆曰是佛弟
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狀卽時閉戶良久扣其門曰此
舍無人曰荅無者誰遂開門延接羅多謂闇夜多曰
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從識起識依不
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

負寂寂狀靈靈狀汝若入此泐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幻夢夜多謂徧行弟子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徧行謂摩拏羅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泐在其中非今亦非古拏羅謂鶴勒那曰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勒那因師子尊者問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師子謂婆舍斯多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于今斯多謂不如密多曰

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密多謂般若多羅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多羅謂菩提達磨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達磨東來爲此地初祖二祖慧可問初祖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曰將心來吾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三祖僧璨懺罪亦同四祖道信逢一小兒問子何姓曰姓卽有不是常姓曰汝無姓耶曰性空故無度爲五祖弘忍祖欲付泐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六祖慧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以上皆兼叶之旨也青原思參六祖問曰當何所務
卽不落階級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曰落
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石頭遷初參青
原原問子何方來曰曹溪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
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到曹溪作麼曰若不到曹溪
爭知不失頭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原曰汝今
識吾否曰識又爭識得原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石
頭著參同契明暗回互曹洞宗旨懸起于此矣藥山
儼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汝在者裏作麼曰一物也

不爲曰恁麼則閒坐也曰閒坐卽爲也曰汝道不爲
不爲個什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
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還次凡
流豈可明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山曰非言語
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者裏針劄不入山曰我者裏
如石上栽花雲岳晟于藥山悟後煎茶次道吾問煎
與阿誰岳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岳曰幸有
某甲在上堂曰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
洞山价出問他屋裏有多少典籍曰一字也無曰爭
得恁麼多知曰日夜不曾眠洞山于無眼耳鼻舌身

意不覺捫面問師旣聞水鳥樹林念佛猛省無情說
恣邈師真于良久覩渠面于水中跌倒幻人拾起縛
草向冷路上熱鬧于爐炭裏疑氷藏身無影只見其
聲全體現前不逢其面毒龍蟠處水偏清頑石堆頭
雲欲起銀碗盛雪氷花與火燄齊輝挾後位而攢踴
黑夜鷄鳴舜若與虛空都碎帶共功而不斷五子同
歸一父那知祖業之崇四臣咸戴一君豈謂上皇之
治五位分而盡了不了薪火旣滅世界方炎一位圓
而無圓之圓花木摧殘陽春常滿見消行起行滅道
亡睡中開眼喫茶飯後洗盂就坐鐵脊梁豎處矚矚

似夢犀牛枕倒來漠漠無天鬧市裏水流花落事忙
中馬太牛來旣分和叶于君臣當辯賤貴于王子賤
分外紹貴從內紹未識極頭進于極頭門內人趨向
裏頭事是朝生之臣種歸王旣識極頭擔荷極頭裏
頭人不擔屋裏事是誕生之王種忘父忘父者食父
而滅祖故曰內生無家者閉宮而令行故曰化生末
生未知兩紹真王不類五兒貴賤俱消淺深不立石
霜九峰舌結章師悟老技窮相續大難豈容付授悲
末世一悟便了之魔人故曰人多乾慧示將來三漏
須盡之汰網當知悟餘濁智機不離位好女不著嫁

時衣見處偏枯盲兒不放雙拄杖究妙失宗休坐汰
機昧終始要通宗透此者不是乾蘿蔔頭知此者猶
坐水屑漉地金針雙鎖鴛鴦交頸分飛誰云玄路金
鎖玄路藤樹合枝並起豈曰鳥道直須事理不涉電
火難追展手不如吐舌一老一不老半官半不官擊
首誰能應尾所以曹山彌毒三墮浪分瀉山水牯牛
水牯牛瀉山奈何不得是國王水草非國王水草隨
納非污撲破鉢盂不獨五馬不嘶抑且一牛不飲頽
朕方丈不特闍黎不知抑且侍者不管閉眼伸出被
底裏指頭誰云師子看山踏斷脚頭邊鞋鼻不道死
蛇故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
未生時黑漆地履踐當問景欣垂衣裳致治不知堯
舜奈何者未覩影而傳寶鏡才入室而伏繩牀評唱
繁興首怕徧布此汰道之可悲也痛爲其宗者務使
親到可耳

總結

得心于自得汰于師師有人汰之分心有本別之異
根本智者自悟徹頭徹尾者是差別智者自悟之後
曲盡師汰以透無量汰門者是良以師必因人人貴
汰妙分宗別派毫髮不爽故傳汰之源流非獨以人

爲源流也所以六祖一華而出二枝南嶽懷讓青原
行思是也讓出四葉馬祖道一一出百丈懷海海出
黃檗希運運出臨濟義玄一也百丈出潞山靈祐祐
出仰山慧寂二也自馬祖出天王道悟悟出龍潭崇
信信出德山宣鑒鑒出雪峰義存存出雲門文偃三
也雪峰出玄沙師備備出地藏桂琛琛出沩眼文益
此馬祖一枝之四葉也青原一枝出一葉自石頭希
遷遷出藥山惟儼儼出雲岳曇晟晟出洞山良价价
出曹山本寂此青原一枝之一葉也大矣哉威音王
以前無物也威音王以後無物也無物之物不可以

言到心師也其○也彈丸迸出透頂處忤逆聞雷迅
電突來過眼時紅旗閃爍裂作兩開而火見處處斷
碑橫古路控成雙結而中虛遠遠馳書不到家不知
自己爲何物謾道三界爲唯心滴水蒼曹源滴水慧
超原汝是慧超分明打劫就窠爭奈巡人犯夜羅五
家之四面突臨濟之正宗所以從威音一點闢開至
臨濟一囊收納雲門本出睦州于黃檗豈外淖沲滌
仰自續風穴于首山還歸慧照曹洞到浮山而率賓
歸王汾眼雖入教而難逃至化惟此一事實餘二則
非眞臨濟兒孫旣專大任敢負前宗一悟便了而無

餘是增慢者一槌便就而莫動是淺丈夫當知大毘
晚成切莫半途而廢師承在宗旨不在名字源流證
悟盡差別焉可根本坐定痛快者翻成跋扈廉纖者
到底纏綿纏綿尚有脫時跋扈終成異路殷勤至再
叮囑萬千幸勿掃宗旨以藏拙正當究宗旨而竭情
情竭細除人忘泐滅方可爲人師表紹佛先宗善自
護持無令斷絕

傳衣泐註

世尊至多子捨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
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泐眼藏密付于汝汝當護持并

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泐本泐無泐
無泐泐亦泐今付無泐時泐泐何曾泐爾時世尊說
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
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
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鶴勒那尊者謂
師子尊者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泐眼
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曾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
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祖說偈已以
僧伽黎密付之至達磨大師謂可大師曰內傳泐印
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

云我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
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我法偈用以
表明其化無闕至我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
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
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
得聽吾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朕成後六祖因五祖擊碓夜入祖室五祖以
袈裟圍祖不令人見曰以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
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六祖問曰法則既受衣付

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
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于汝身不復傳也於密註
曰多子捨前傳法者懸記此法祖脉佛脉兩無斷絕
之時也世尊與迦葉分座者示祖佛位同佛在世卽
佛授法于祖佛滅度卽祖受法于佛指佛以法身爲
重也僧伽黎圍之以授法者正法以衣相密爲心印
也凡有難及難信處卽衣法同傳也正法眼藏者師
師相傳之法眼也不言涅槃繫心者以人人自悟之心
各各固有只在正法眼藏印定以爲師法也勅阿難
副貳者言展轉承化而代不乏人也偈言法本法無

法四句者指伽黎而授其法相之義也將金縷僧伽
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慈氏佛者示前以法正授
于祖茲以法一付于佛意後佛當親授祖法而後化
行也達磨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
旨者正以宗旨在衣上以印所傳契證之自心也却
後難生但出此衣并示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者
蓋以人但信有自悟之門更不信師法有忘悟了心
之妙故用衣以表明令人悟之又悟以盡差別智也
差別盡而根本之惑始盡矣至我滅後二百年衣止
不傳法周沙界者蓋悟心得法者多悟必盡法而後

已不待一一以衣表示也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者言
自悟者單明心道若無法曲盡差別智故不能行也
說理者多通理者少者言說理者乃不悟心而但傳
法者也通理者自心宗旨兩得證悟者也此丁寧得
心必得法而後能行得法必得心而後實證二者不
可缺一故當以法潛符密證也潛符密證千萬有餘
者言世尊于多子塢前付囑無令斷絕定當心法不
斷故千萬有餘也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
同本得者言人不論根器上下但不悟耳逢人撥着
一念回機便同本得本得之心與法符契卽與祖佛

不二也傳泐度羣逃者言傳泐者不言有悟可傳人也五祖以袈裟圍六祖不令人見而傳泐者正是多子塢前故事至六祖後人皆知信此實相無相之泐相也皆言表信而用衣正重信有宗旨耳嗚呼宗旨其可不信乎宗旨而不信更用佛祖相傳爲哉更用源流名字爲哉故五宗恐其泐滅也顯言宗旨以付授付受之久因不悟心者認有泐可傳而學泐不參心也故後之悟心豪傑欲抹殺宗旨單存悟見也此心泐不同各偏之弊耳茲值註佛祖相傳之心泐以示心泐同傳之旨願後人信之則多子之識不誣而千萬有餘之言始實矣若必重自悟而抹殺相傳之泐必非悟心之士也何以故以其見有泐故見有泐卽與自心違故旣悟見有泐則所悟之心亦僞故嗚呼自心師泐不可動著動著則入地獄如箭射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一

終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二

吳虎丘山雲巖寺嗣法門人弘儲編

雜偈

大定偈

大定無定情根無性將情遣情鉢盂安柄無定定大
無性性有無定無性性定不守全體那伽隨事機宜
雲生古澗月落空池君今有情只緣有定一句不了
莫管動靜隨波起落與事低昂阿呵呵任運行藏
驢事馬事罵鹿驚獐一總抹殺不用商量昨日今日
幾迴飯喫問我大定兩落地濕

偈二首

提起如熱鐵森羅萬象皆迸裂從教獅子王也須坐
斷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與麼太親切如何
若何沒交涉若不如何墮虛豁不是空不是有離却
四句句中走句中句外絕羅籠粉碎圓圖吞一口口
吞吞口兩難判盡力道來祇一半一齊拋入毒龍湫
瞥眼風雷破霄漢更有雲收雨靈時誰敢回頭正眼
看觸著便提起兩箇石虎沒頭尾有時齊放下處處
箭鋒相共抵亦不是造作亦不是法爾一滴普潤三
千雨若人徹悟卽成迷會與不會總不許蒼天蒼天

可悲痛椎胸頓足成何用獨有山儂拄杖閑壁頭高
倚無人動

平生寶愛都拋棄徹底貧來貧亦廢匣中劍去光怪
銷一時喪盡英雄氣風流心苦滋味嘗偏人間無說
處娥皇哭斷竹痕鮮孫登嘯罷松聲沸水上葫蘆空
裏絮一生去住無拘繫橫吹短笛豎吹笙月水烟山
恣游戲阿呵呵驀直去大家鼻孔都向地

示淨心居士

擲箇蒲團坐面門虛空撚出鐵圓圖翻身倒向人前
看郭外梅花楊柳村

又

劈面輪椎莫放輕沸湯鍋裏萬年冰當陽更有通霄
路剃髮爲翁帶髮僧

又

目前萬事總干休推出明州布袋收十字街頭親放
下擲揄童子鬧春秋

示懷上人

睡裏日頭俱是夢會來一喝露山河泥牛入海無消
息窓外梅花春幾多

示淨禪人

開口打折你驢腰漫道一箭落雙鵬無言瀝出你脊
血那許殘春瘠百舌中不立一二已絕邊竹篴子話
兩劒截天速道速道栗棘金圈喫直饒絕影馳千里
更有珊瑚一百鞭

示學者

不生一念還成念脫體無依未到家截斷意根敲碎
骨水流千樹碧桃花

飯後

自拈自放犀牛扇誰脫誰穿臭鶻衫飯飽不知飢後
事杖攜隨處看松杉

信心偈示道圓

自心本無心無心何所信信所信不及道向無心進
故知道非道壁立千萬仞此心寧有無此心豈逆順
屹然無縫塔虛空了無疊兩頭不可得突爾契空印
回看入世情九達驟神駿又如六龍舞如獅子奮迅
大道本圓融信之法始振究竟心何物頂門忽雷震
示一默成首座

孤枝乍呈影後視掌已過未聆風勁疾但見血成河
雙刃芒生電全身耀滅磨空中筋斗轉密處再重科
劒出鋒中銳玄玄要復羅直提尖處用放手合雙柯
問著先潛跡青龍向後拖葫蘆谷口斷星火徹天多
互換機難測縱橫妙佛魔從來獅子睡牙爪豈干戈
示學者

四大五蘊都放徹一箇話頭如鐵橛著衣喫飯總不
知起止隨人過白日萬法冰消一不存急難歸處務
歸根銀山鐵壁千萬丈退無行路進無門努力懸崖
絕攀攬千躋萬躡盡情拶忽然拶入太虛空地裂山
崩破心膽回頭不覺夢醒來水綠山青絕點埃指點
東風向人道一年一度百花開解開腰帶放心睡起
來闌入牛羊隊世上爭看癡倒人問著全無一件會

道人密行不可測祖佛相逢都不識獨有山前石一
堆平生伎倆頗相敵興雲布兩閑家具爭似臺山驀
直去問我工夫却與麼曉鶯啼斷花千樹

答懋存居士

一句未能乾到竭尚畱悟見死生心從今發猛竭將
去揚子江頭淡更淡

又

任病應知觸處多用心解釋落如何切切說到最佳
處長舌東鄰有老婆

又

道人三業貴須清切莫清邊認是能爲要莫能翻做
濁看來只是可憐生

示休禪人

下手須絕路路絕如懸崖手足不可攬憑空用力捱
用力無用處不得寬徘徊譬諸無翼鳥直奮虛空來
忽然失脚時平地翻風雷虛空俱粉碎回身若嬰孩
切勿此中坐潔淨成塵埃直明向上句透脫亡悟胎
不人玄妙奧直截翻爲災得法法亦亡火盡飛空灰
方知主中主何用更相猜目前山色好晴光濕綠苔
冷披檻衫衣醉倒麴蘖壘有時臥繩牀有時橫土街

生則隨時過死則當處埋大開兩道眉一任兒推排
問我總不知相對笑哈哈原知空肚裏到處有清齋

示禪子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箇話頭把絕義路越叅越難
金剛堅固忙裏鬧裏處處研捕忽然截斷廓然露布
青州衫子非新非故處處倒拈截流而渡此是菩薩
大方潤步佛頂上行爲法王父名之曰祖不存步武
若人信者便好叅去

示秀初居士

機先果何物山月冷中宵野鶴夢未醒秋風自蕭蕭

枕頭忽撲落打破方輓角拈起破沙盆千峰活卓卓
倒轉旗與鎗泥牛鬪入洋杳無踪跡處處風浪捲泥漿
奔騰不可卽龍珠競全得了手不足忙起處誰知勒
讓盡復全擒三山併六峯高上須彌頂直下定拌身
句裏重爲主雙雙兩兩豎突然頂上來鐵丸迸如虎
唯此一事實撥著便拈出不用啓明光處處拋紅日

示北禪長老

斷腸只在一聲猿三峽曾過淚始乾莫向瞿塘最深
處棄船取水下洪湍

示金山印上人

印泥印水印虛空一點金山浩渺中獨有當陽無印
處南詢更向海門東

示伊圓上人

一點不獨二點不竝同起同落合三非定從左看右
以偏奪正從右看左臣將君敬頂門獨朗何處握柄
琉璃殿中苔荒夜靜兩板門開森羅圓映一齊推上
大千齊暝豎目亞面見非凡聖三星照天是何心行
出山樹拖雲石堂流磬

答竹菴關主

西出陽關淚轉乾千重萬疊險峰寒只因剛折一枝

柳回首聽歌鼻欲酸

又

長蛇捲尾不知頭砲火光中敵國愁江上石堆畱古
陣問君端的要相酬

又

影旂搖動鼓聲高八陣圖開不用刀陸遜縱令先主
敗亂砂飛處豈能逃

示素衲居士

祖意不可得得意皆非意明明百草頭夜來八萬偈
會得便快活不會卽叅去拈出竹篴子箇中無擬議

口縫剛欲開霹靂虛空至千佛出頭來也應無立處
三問復三打請問舊臨濟放開一線道雨後山澄霽
示熊魚山明府

見離見見見不能及不及之見如提三尺我尚不有
何況佛爲太湖白白新竹離離

又

雙眸開闔非明非暗額上豎亞超此獨斷頂心心佛
佛不可到無光之光黑且至耀

又

道可見者心言之餘見此不見雷破空虛觸著便燒

山崩空裂毘盧頂上有脚不立

又

心之與性不可點著火不容蠅水不容燭一劍當軒
魔佛不前舌頭不到蒼天蒼天

答許定字問卿

踏翻地獄與天堂蜺子林公一樣狂信手虛空輕畫
破紙爐今日又回陽

示覺宗上人

高提法印作提綱寶月寥寥出上方爲問印文無曲
處儼然空水有文章

示衆

的的秋花祖意新夜來雨過濕朱唇分明一句無言
法說與無聞聽轉新

示魚山居士

人似飄蓬日轉丸一求落處便生端魚龍莫厭通身
水行得風雷不用乾

示定宇居士

看到梅花月上時箇中何處更堪思若人問著休空
放帶月還須折一枝

示童野魯居士

纔沾心性不離心隱隱猶從妙理尋何似劈開空一
片爲君直劄頂門鍼

又

橫刀躍馬輟冰花直突重圍見作家忘却六韜三略
事不須臨陣說囊沙

示孟卿居士

從來竿木戲逢場古鏡何須點出光靚面與君溪窈
竟一株枯桂忽生香

示果道人

凡聖路頭窄有力用不得用此無用力此力非心識

心識到絕處自然有消息如何又若何叅天起荆棘
出言落有無舉心動偏側所以年復年坐久蘊胸臆
此法不真了悟處卽外道貴乎有師承尋師莫草草
工夫只如此一踏了終始請看水潦翁呵呵笑不止
笑若止前山後山烟色紫蘚

示某居士

羣龍無首兀騰騰現躍飛潛有未曾不是通身都打
過如何恰與象先冥

又

十年打水不成渾撲破嬋娟又罔圖抹過明夷爻上

六文王箕子共黃昏

與禪人

三聖何孤大覺賒算來興化較些些而今拈出人前
看會作當機亂撒沙

又

兩家一喝便懣懣舉起翻疑更什麼濟上宗風千古
恨重生守廓待如何

又

迅捷機鋒老行婆人人解道不如他最憐澄一埋荒
草哭斷蒼天恨轉多

又

生未生時亂若麻
頰前頰後轉紛拏
子規徹夜聲啼血
喚不回頭也大差

示中興禪人

鐵牛機下印文重
合合開開不可動
雙金銷盡突然來
八角火輪空裏縱
東擲西拋帶影翻
紛紛杳杳亂溪山
五雲屯處不可到
幾箇曾經透此關
難難難大悲頂上
碧螺巉

送禪者之京口

鐵甕礮邊江水聲
聲聲喚道起叅情
誰拈一粒金山

小刺破長江到眼明

示讀法華經居士

法華那句是真經
七卷從頭到尾停
一字一圈金粟棘
滿園春草舌根青

又

是法從來示不得
拈出火團燒四壁
于中一猛忽推排
要問此門何處出

示瑞之居士

斷山截水好商量
到此須知轉處長
拈取斷山還截水
自身山水一時忘

示劉居士

不力的丁短當郎盧練零舌頭三尺杵拈出向君聽
華梵通禪呪心言出死生西來果何意村外杏花明

示宗鏡禪人

宗無影相照不到處此中印文空水不住毫髮不爽
萬象一句香在梅花第幾枝池塘夜水和春貯

示雪巢禪人

千嶺無從下脚處一巢何地覓寒松
千嶺無從下脚處一巢何地覓寒松
翻踏破瀾天大雪空

題果證子遺筆

并序

果證子者惲居士仲詒之仲子也幼則茹素聰穎
善屬文自言嘗憶山中叅禪習靜事以華嚴會功
德未完非早出家卽當謝去緣父母未能卽捨乃
脫然告訣焉時年甫十五也見其畱稿有西方讚
叅禪散言勸人念佛西江月弔屈子詩及幽思賦
頗有出塵之韻惜其不得親見作家爲之一點作
百丈高峰一流人以起臨濟今日也因書數偈
宿生靈骨此生心石裏琴飄隔世音爨下若逢人撥
著定爲枯木裏龍吟

又

百丈當年扭鼻時與君一樣少年姿未明哭笑先回首孤負人間馬大師

又

屈原漁父兩俱非鼓枻歌騷各自歸會取衝天一條路死生門戶卽禪機

偈五首

約得同心四五人海山空處問空津了知一棒無餘事拋出尋常鐵圜圖

又

撈來未必落人機別作生涯用處微才欲若何波浪

起目前蒿箭亂蝗飛

又

八面風塵一喝消幾人于此脫凡囂如今靠倒雲門老不敢端稱鑑咦高

又

勒馬拖刀豈好心入他機陷便應沉不如未得便宜處背手先將慣賊擒

又

不須全見已先完誰把研椎尾上安及至喚來還罷去野鴻天外一聲寒

示初上人

喚得喚不得凡聖路頭窄大地與虛空萬象難名色
此身及此心本性與神識件件皆兩頭竹篋無別則
當機拶著時翻空打霹靂電影猶未收驟雨掀天黑
更有那邊句九龍山色碧迴看經教中句句有法式
無實復無虛離卽交如織雙雙鳥去時水天秋脈脈
更看機先事如何而可卽早晨方粥罷又要接禪客
示衆

鳥窠吹布毛侍者當下悟請問布毛間畢竟何分付
有付成剩法無付是絕路兩是兩不是東盼復西顧

收起玄玄思打開木木肚中間直領去了然尊貴墮
倒却剎竿拈起優鉢百丈挂拂臨濟六十一一看來
都是敗缺山僧與君說三日耳曾聞風爭吐舌

均上人施茶請說偈

寒施薑湯暑施茶當機著著有生涯若來撞著三峰
老毒藥逢人賣與他

叅禪四十偈

大信

佛祖機關出悟迷信知一見得全提分明大事本條
直不上多門次第梯

直心

心言兩直勿思惟應事如鐘付木椎振轉鼻頭生死
切不知面目是阿誰

持戒

滌盡唯餘潔白存才添一點是瑕痕聖凡兩路齊拋
却戒是當機狹小門

發憤

生死門頭好放拌一條血刃耀人寒者回突入重關
去不斬樓闌不下鞍

去我

憎愛關頭直截平不知爾我爲誰名放教氣息通身
盡呼馬呼牛總不磨

絕情

漂沉生死只緣情一滴滔天白浪生真是攫龍金翅
鳥劈開溪水下東瀛

絕理

絲毫理路卽攀緣慶喜曾經墮梵天不是頂門心佛
呪如何到得世尊前

絕善惡

六道分歧滑似油只緣兩路定沉浮不信但看明上

座掉頭何等不風流

絕簡點

從來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喫驚若更佇思看逆
順太平草木盡成兵

絕修證

清晨禮佛把香燒飯後閑須遶數遭門外忽逢王阿
大殷勤陪送說前朝

近知識

湛堂顧命付雲門要了須參佛果勤不向迅雷行處
薦三僧祇劫下功勳

受鍛鍊

習惑從來不自知隱人胸次法如絲須向紅爐難下
處百千炮煮百千椎

看話頭

空腹還吞熱鐵團四天無路不中安忍將三寸孃生
氣憤出骷髏透腦乾

勤問話

無心死水話頭遲悶處逢師急問之鐵鎖銅關敲斷
後始知叅請占便宜

莫妄答

當機撓著莫低徊下語須曾會得來莫學今時油滑
輩便將狗口向人開

便要徹

不是工夫要久長話頭綿密是災殃冤家撞著便當
死拌命和他戰一場

少打坐

悟機原在四儀端莫把形骸博世觀冷坐悟遲身易
病日隨昏散費盤桓

莫習靜

靜裏工夫最不堪不生毛見定沉酣大豁雙眸隨事

看開樅樅處有真叅

勿墮工夫窟

覺無昏散話常提穩穩蒲團念不迷末法工夫真重
病自驅老象入淤泥

勿立主宰

忘前失後好工夫七識幾希主宰無正是師承施巧
處莫教錯過自支吾

疑情

斷識還須用識心不隨明路逐漂沉只緣一點難分
剖疑到通身血迸淋

壁立萬仞

鳥飛不度目前高百尺
淡潭脚未牢
驀地一聲雷
送尾打翻星斗出重霄

懸崖撒手

攀躋不住突然翻千里
黃河徹底渾
颺盡皮毛和骨節
更無消息向君論

斷命根

鏡光燈影逼天寒
照徹森羅絕不干
不是渠儂言不
會要言思去也應難

莫坐前後際斷處

翻身跌入水晶宮
一片寒江夢裏空
岐路暫時休坐著
頂門要見日輪紅

以證悟爲期

突然狹路偶相逢
果與尋常見不同
惺夢昏沉齊受用
任他魔佛變無窮

更進一步

處處分明礙眼睛
要憑一轉過平生
若爲嫡骨親生子
不向東宮問帝京

服勤

碎身不獨報師恩
要見親嫌脚後跟
八萬四千門透

過末梢愁殺一場渾

入鍛須淡

爐椎萬徧滓仍生鍊到寒芒逼斗橫砥礪勤勤休鈍
置龍蛇轉變自成精

徧參

濟上門庭次第參五家求徧古人函翻身行脚問諸
老內外書須向後探

到家

妙高不見別峰逢歷徧南方到閣中此處安身未奇
絕更知格外有高風

住山

睡眠麻木萬事休綠荷黃獨自春秋日長最是相親
處鋪疊青莎石枕頭

出格

三頭四臂一身全走入街頭不值錢一領青衫三頓
飯更加長帶薦腰纏

相應

四更踏著下牀鞋出戶依然地是街折脚鐺邊敲石
火半升湯粥進枯柴

不甞住

問君途路力如何柳栗橫肩不顧他前有蓮花後天
目古人誰箇自淆訛

出生死

衲衣下事去來間片片孤雲嶺上閑若問箇中真切
意一條秋水迸遙天

重法脈

七佛相傳到舉華東來毒害更如麻不因此事難分
付誰官生生入桎枷

提振宗風

覓人須要智過師口耳休輕使自知珍重如來眞命

脈莫因輕薄斷懸絲

終始重戒

入魔心在爲魔纏奇特掀騰戒不全力若未充當負
墮古人溪切有明言

總頌

歷過通身便放憨舊來方信是奇男一般碌碌塵沙
界數樹藤花斗大菴

三峰藏和尚語錄卷第十二



飛鳥遺書卷之六

子